景德傳燈録　十三　十四

日

日之函入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三

宋沙門道原纂

懷讓禪師及曹溪別出共七十七人

懷讓禪師第七世

郢州芭蕉山[illegible]禪師法嗣四人

[illegible]

吉州資福[illegible]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三

宋沙門道原纂

懷讓禪師及曹谿別出共七十七人

懷讓禪師第七世

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法嗣四人二人見錄

郢州興陽清讓禪師　洪州幽谷山法滿禪師

郢州興陽義深禪師

芭蕉山第二世住遇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法嗣四人三人見錄

吉州資福貞邃禪師　吉州福壽和尚

潭州鹿苑和尚

潭州報慈德韶大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汝州南院和尚法嗣一人見錄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郢州興陽歸靜禪師

韶州慧林鴻究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韶州靈瑞和尚

懷讓禪師第八世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法嗣四人二人見錄

汝州廣慧眞禪師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

鳳翔長興和尚　　潭州靈泉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報慈歸眞大師德韶法嗣二人見錄

蘄州三角山志謙禪師　　郢州興陽詞鐸禪師

懷讓禪師第九世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汾州善昭禪師

曹谿別出第二世

羅浮山定眞和尚法嗣

羅浮山靈運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制空山道進和尚法嗣

荆州玄覺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韶州下回田善快和尚法嗣

善悟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司空山本淨和尚法嗣

中使陽光庭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緣素和尚法嗣

韶州小道進禪師　韶州游寂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祇陀和尚法嗣

衡州道倩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南陽慧忠國師法嗣五人一人見錄

吉州躭源山眞應禪師

唐肅宗皇帝　代宗皇帝

開封孫知古　鄧州香嚴惟戒禪師

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洛陽荷澤神會大師法嗣一十八人二人見錄

黃州大石山福琳禪師　沂水蒙山光寶禪師

磁州法如禪師

懷安郡西隱山進平禪師

澧陽慧演禪師

南陽圓震禪師

江陵行覺禪師

五臺山無名禪師

宜州志滿禪師

廣陵靈坦禪師

河陽懷空禪師

宜春廣敷禪師

五臺山神英禪師

南嶽皓玉禪師

涪州朗禪師

寧州通隱禪師

益州南印禪師
已上一十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河南尹李常

曹谿別出第三世

下回田善悟禪師法嗣
潭州無學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衡州道倩和尚法嗣
湖南如寶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耽源山眞應和尚法嗣
言州貞邃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磁州法如和尚法嗣
荊南惟忠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河陽懷空和尚法嗣
蔡州道明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烏牙山圓震禪師法嗣
吴頭陀　四面山法智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五臺山無名禪師法嗣
五臺華嚴澄觀大師一
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益州南印和尚法嗣
義俛禪師一人無
機緣語句不錄

曹谿別出第四世

荊南惟忠禪師法嗣　忠禪師亦名南印

道圓禪師　益州如一禪師
奉國神照禪師　廬山東林稚禪師
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吳頭陀法嗣

玄冏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曹谿別出第五世

遂州道圓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終南山圭峯宗密禪師

奉國神照禪師法嗣

鎮州常一禪師　滑州智遠禪師
鹿臺玄邃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曹谿別出第六世

圭峯宗密禪師法嗣

圭峯溫禪師　慈恩寺太恭禪師
興善寺太錫禪師　萬乘寺宗禪師
瑞聖寺覺禪師　化度寺仁瑜禪師
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鹿臺玄邃禪師法嗣

龍興念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滑州智遠禪師法嗣

彭門審用禪師　圓照禪師
上方眞禪師　東京法志禪師
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懷讓禪師第七世

前郢州芭蕉山慧淸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山淸讓禪師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時如何師曰其問甚諦當僧曰既是坐道場爲什麼不得成佛道師曰爲伊不成佛

洪州幽谷山法滿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良久曰會麼僧曰學人不會師曰話道語下無聲舉揚奧旨丁寧禪要如今會取不須別後消停

前吉州資福如寶禪師法嗣

吉州資福貞邃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和尚見古人得何意旨便歇去師作圓相示之問如何是古人歌師作圓相示之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未具世界時闍黎亦在此問百丈卷席意如何師良久問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如何師曰汝名什麼曰某甲師曰喫茶去師謂衆曰隔江見資福刹竿便迴去脚跟也好與三十棒豈況過江來時有僧纔出師曰不堪共語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山河大地

吉州福壽和尚僧問祖意教意同別師乃展手問文殊騎師子普賢騎象未審釋迦騎什麼師舉手云邪

景德傳燈錄卷十三

邪

潭州鹿苑和尚僧問餘國作佛還有異名也無師作圓相示之問如何是鹿苑一路師曰吉嘹舌頭問將來問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南嶽石橋僧曰如何是出門合轍師曰拄杖頭上掛草鞋師上堂展手云天下老和尚諸上座命根總在這裏有一僧出曰還汝得也無師曰天台石橋側僧曰某甲不恁麼師曰伏惟尚饗問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曰須彌山倒曰如何是迦葉不聞聞師曰大海枯竭

前汝州南院和尚法嗣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餘杭人也初發迹於越州鏡清順德大師未臻堂奧尋詣襄州華嚴院遇守廓上座即汝州南院侍者也乃密探南院宗旨初見不禮拜便問曰入門須辨主端的請師分南院以左手拊膝師喝南院以右手拊膝師又喝南院舉左手曰這箇即從闍黎又舉右手曰這箇又作麼生師曰瞎南院擬拈拄杖次師曰作什麼奪拄杖打著老和尚莫言不道南院曰三十年住持今日被黃面浙子上門羅織師曰和尚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饑南院曰闍黎幾時曾到南院來師曰是何言歟曰老僧端的問汝

師曰也不得放過南院曰且坐喫茶師方敘師資之禮自後應潙仰之懸記出世聚徒南院法道由是大振諸方矣師上堂曰祖師心印此日全提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衆中還有道得者麼時有盧陂長老問曰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曰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輾泥沙盧陂擬進語師以拂子驀口打乃曰記得前語麼盧陂曰記得師曰試舉看盧陂欲開口師又打一拂上堂謂衆曰夫參學眼目臨機直須大用見前莫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縱然句下

精通未免觸途狂見觀汝諸人從前依他學解迷昧兩岐而今與汝一齊掃卻箇箇作大師子兒吒呀地哮吼一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覷著若覷著即瞎卻渠眼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超然迥出威音外翹足徒勞讚底沙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師曰木雞啼子夜芻狗吠天明問如何是一稱南無佛師曰燈連鳳翅當堂照月影娥眉顆面看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佛問未曉玄言請師直指師曰家住海門洲扶桑最先照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師曰不從天上輥任向地中埋問如何是佛師曰嘶風木

馬緣無絆背角泥牛痛下鞭問如何是廣慧劍師曰不斬死漢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天魔膽裂僧曰磨後如何師曰軒轅無道僧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師曰不在團夫且居羑里問矛盾本成雙翳病帝網明珠事若何師曰爲山登九仞捻土定千鈞僧曰如何師曰如何問干木奉文侯知心有幾人師曰少年曾決龍蛇陣老倒還聽穉子歌問如何是清涼山中主師曰一句不遑無著問迄今猶作野盤僧問句不當機如何顯道師曰太鼎縱圓天日輪不當午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鶴有九皐難翥翼馬無千里漫追

風問如何是佛師曰勿從異人聞問未有之言請師試道師曰入市能長嘯歸家著短衣問夏終今日師意如何師曰不憐鵞護雪且喜蠟人冰問歸鄉無路時如何師曰平窺紅爛處暢殺子平生師赴州衙請上堂有僧問曰人主與法主相見時如何師曰太無違林泉世間無憂喜僧曰共譚何事師曰虎豹巖前曾宴坐隼旟光裏播眞宗問摘葉尋枝即不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赴供凌晨入閉堂帶雨歸問凡有所問皆是揑怪請師直指根源師曰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問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盲龜值木雖優

穩枯木生華物外春問如何是密室中事師曰出袖
譚今古廻顏獨皺眉問驪龍頷下珠如何取得師曰
曾向海邊乾竹刺直至如今治素夾問大舸搖空如
何舉櫂師曰自在不騃胥渾家不喜見問追風難把
捉前程事若何師曰波斯衣裳解問誕生王子還假
及第否師曰一句擬光禪子問三緘恐負古人機問
隨緣不變者忽遇知音人時如何師曰拔涉側笠千
峯裏引水澆蔬五老前問刻舟求不得當體事如何
師曰大勲不立賞柴扉草自深問從上古人印印相
契如何是印底眼師曰輕薄道者知機變拈與活竟

拭淚巾問九夏賞勞請師言薦師曰出岫拂開龍洞
雨汎波僧涌鉢囊華問最初自恣合對何人師曰一
把香芻拈未下六環金錫響搖空問西祖傳來請師
端的師曰一犬吠虛千猱啀實問王道與佛道相去
幾何師曰芻狗吠時天地合木雞啼後祖燈輝問祖
師心印請師拂拭師曰祖月凌空圓聖智何山松檜
不青青問太衆雲集請師說法師曰赤脚人趁兔著
靴人喫肉問不曾傳覽空王教略借玄機試道看師
曰白圭無瑕卞和刖足問如何是無爲之句師曰寶
燭當軒顯紅光爍太虛問如何是臨機一句師曰因

風吹火用力不多問素面相呈時如何師曰拈卻蓋
面帛問如何是衲僧氣息師曰膝行肘步大衆見之
問紫菊半開秋已至月圓當戶意如何師曰月生蓬
島人皆望昨夜遭霜子不知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
曰直截迂曲問如何是師子吼師曰阿誰要汝野干
鳴問如何是諦實之言師曰心懸壁上問心不能緣
口不能言時如何師曰逢人但恁麼擧看問龍透清
潭時如何師曰卸駿捺尾問任性浮沈時如何師曰
牽牛不入欄問有無俱無去處時如何師曰三月懶
遊華下路一家愁閉雨中門問語默涉離微肇法師寶藏論離微體淨品云其入離其出微知入離外塵無所染知出微內心無所為內心無所為諸見不能移外塵無所依萬有不能機萬有不能機想慮不乘馳言見不能移寂滅不思議可謂本淨體離微也據入故名離約用故名微混而爲一無離無微體淨不可染無染故無淨體微不可有無有故無無如何通
不犯師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野華香問百
了千當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問無地容
身時如何師曰熊耳塔開無可客僧曰如何即是師
曰快須斷卻問盡大地人來一時致問如何祇對師
曰子期琴韻勿知音問央掘遏佛時如何師曰太家
保護萬迴憨問心印未朗如何得入師曰雖聞齊帥
投歸款未見牽羊納璧來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

桀犬吠堯問如何是齧鏃事師曰孟浪借辭論馬角問不修定慧爲什麼成佛無疑師曰金雞專報曉漆桶黑光生問一念萬年時如何師曰拂石僊衣破問洪鍾未擊時如何師曰克塞大千無不韻妙含幽致豈能分僧曰擊後如何師曰石壁山河無障礙翳消開後好沾聞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尋山水盡山無盡問大人相爲什麼不具足師曰鵰梟夜半欺鷹隼問今古纔分請師密要師曰截卻重舌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赫赤窮僧曰未審和尚二時如何師曰攜籮挈杖問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入市雙瞳瞽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迴鑾兩曜新曰如何是賓中賓師曰攢眉坐白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磨礱三尺刃待斬不平人問如何是钁頭邊意師曰山前一片青問如何是佛師師曰杖林山下竹筋鞭

前汝州西院思明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歸靜禪師初參西院乃問曰擬問不問時如何西院便打師良久西院云若喚作棒眉鬚墮落師於言下大悟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少室峯前無異路

前韶州慧林鴻究禪師法嗣

韶州靈瑞和尚有人問如何是佛師喝云汝是村漢
人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十萬八千里問如何是本
來心師曰坐卻毗盧頂出沒太虛中

前風穴延沼禪師法嗣

汝州廣慧真禪師僧問如何是廣慧境師曰小寺前
頭資慶後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欵迺鑼子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萊州人也姓狄氏受業於本郡
南禪院得法於風穴初住首山爲第一世開堂日有
僧問曰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少室巖前親
掌視僧曰更請洪音和一聲師曰如今也要大家知
師謂衆曰佛法付與國王大臣有力檀越令燈燈相
然相續不斷至于今日大衆且道相續箇什麽師良
久又曰今日須是迦葉師兄始得僧問如何是和尚
家風師曰一言截斷千江口萬仞峯前始得玄問如
何是首山境師曰一任衆人看僧曰如何是境中人
師曰喫棒得也未僧禮拜師曰且待別時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曰風吹日炙問從上諸聖向什麽處
行履師曰牽犂拽杷問古人拈槌竪拂意旨如何師
曰孤峯無宿客僧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不是守株
人問如何是菩提路師曰此去襄縣五里僧曰向上

事如何師曰往來不易問諸聖說不盡處請師舉唱
師曰萬里神光都一照誰人敢並日輪齊問一樹還
開華也無師曰開來久矣僧曰未審還結子也無師
曰昨夜遭霜了問臨濟喝德山棒未審明得什麼邊
事師曰汝試道看僧喝師曰瞎僧再喝師曰這瞎漢
只麼亂喝作麼僧禮拜師便打問四衆圍繞師說何
法師曰打草蛇驚僧曰未審怎麼生下手師曰適來
幾合喪身失命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得者失
僧曰不得者又如何師曰珠在什麼處問維摩默然
文殊贊善未審此意如何師曰當時聽衆必不如是

僧曰未審維摩默然意旨如何師曰知恩者少負恩
者多問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低
聲低聲僧曰如何受持師曰切不得污染問世尊滅
後法付何人師曰好箇問頭無人答得問見色便見
心諸法無形將何所見師曰一家有事百家忙僧曰
學人不會乞師再指師曰三日後看取問如人入京
朝聖主只到潼關便卻迴時如何師曰猶是鈍漢問
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曾爾
三千界問一句了然超百億如何是一句師曰到處
舉似人僧曰畢竟事如何師曰但知恁麼道問如何

是古佛心師曰鎭州蘿蔔重三斤問虚心以何爲體師曰老僧在汝脚底僧曰和尚爲什麼在學人脚底師曰知汝是箇瞎漢問如何是玄中的師曰有言須道却僧曰此意如何師曰無言鬼也瞋問如何是衲僧眼師曰此問猶不當僧曰當後如何師曰堪作什麼問如何得離衆緣去師曰千年一遇僧曰不離時如何師曰立在衆人前問如何是大安樂底人師曰不見有一法僧曰將何爲人師曰謝闍黎領話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亂走作麼問一毫未發時如何師曰路逢穿耳客僧曰發後如何師曰不用更遲疑

問無弦琴請師音韻師良久曰還聞麼僧曰不聞師曰何不高聲問著問學人久處沉迷請師一接師曰老僧無恁麼閑功夫僧曰和尚爲什麼如此師曰要行即行要坐即坐問如何是離凡聖底句師曰嵩山安和尚僧曰莫便是和尚極則處否師曰南嶽讓禪師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闍黎到此多少時也僧曰已經冬夏師曰莫錯舉似人問有一人蕩盡來時師還接否師曰蕩盡即不無那箇是誰僧曰今日風高月冷師曰僧堂内幾人坐臥僧無對師曰賺殺老僧問如何是梵音相師曰驢鳴狗吠問如何

是徑截一路。師曰或在山間或在樹下。問曹谿一句天下人聞。未審和尚一句什麼人得聞。師曰不出三門外。僧曰爲什麼不出三門外。師曰舉似天下人。僧問如何是和尚不欺人眼。師曰看看冬到來。僧曰究竟如何。師曰即便春風至。問遠聞和尚無絲可掛。及至到來爲什麼有山可守。師曰道什麼。僧喝。師亦喝。僧禮拜。師曰放汝二十棒。師次住寶安山廣教院。亦第二世。後徇衆請入城下寶應院。郎南院第三世三處法席海衆常臻。淳化三年十二月四日午時上堂說偈示衆曰

今年六十七　老病隨緣且遣日
今年記取來年事　來年記著今朝日

至四年月日與時無爽。前記上堂辭衆。仍說偈曰

白銀世界金色身　情與非情共一眞
明暗盡時俱不照　日輪午後是全身

言訖安坐日將昳而逝。壽六十有八。荼毘收舍利

前潭州報慈歸眞大師德韶法嗣

蘄州三角山志謙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速禮三拜

郢州興陽詞鐸禪師 第三世住 僧問佛界與衆生界相去

多少師曰道不得僧曰眞箇那師曰有些子問傘蓋
忽臨於寶座師今何異鵲巢時師曰道不得僧曰卽
今底師曰輸汝一佛法

前汝州首山省念禪師法嗣

汾州善昭禪師上堂謂衆曰凡一句語須具三玄門
每一玄門須具三要有照有用或先照後用或先用
後照或照用同時或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且要共
你商量先用後照你也須是箇人始得照用同時你
作麼生當抵照用不同時你又作麼生湊泊僧問如
何是太道之源師曰掘地覓青天曰何得如此師曰
識取幽玄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合掌庵前問世尊
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對面無儔侶曰如何是主中
賓師曰陣雲橫海上拔劍攪龍門曰如何是主中主
師曰三頭六臂驚天地忿怒那吒撲帝鍾

曹谿別出第二世

前南陽慧忠國師法嗣

吉州耽源山眞應禪師爲國師侍者時一日國師在
法堂中師入來國師乃放下一足師見便出良久卻
回國師曰適來意怎麼生師云向阿誰說卽得國師
曰我問你師云什麼處見某甲師又問百年後有人

問極則事如何國師曰幸自可憐生須要覓箇護身符子作麼異日師攜籃子歸方丈國師問籃裏什麼物師曰青梅國師曰將來何用師曰供養國師曰青在爭堪供養師曰以此表獻國師曰佛不受供養師曰某甲只恁麼和尚如何國師曰我不供養師曰為什麼不供養國師曰我無果子百丈海和尚在泐潭山牽車次師曰車在這裏牛在什麼處海斫額師乃拭目麻谷問十二面觀音豈不是聖師曰是麻谷與師一摑師曰想汝未到此境國師諱日設齋有僧問曰國師還來否師曰未具他心曰又用設齋作麼師曰不斷世諦

洛陽荷澤神會大師法嗣

蘄州大石山福琳禪師荊州人也姓元氏本儒家子幼歸釋氏就玄靜寺謙著禪師剃度登戒遊方遇荷澤師示無念靈知不從緣有即煥然見諦後抵黃州大石山結庵而居四方禪侶依之甚衆唐興元二年入滅壽八十有二

沂水蒙山光寶禪師并州人也姓周氏初謁荷澤和尚服勤左右荷澤一日謂之曰汝名光寶名以定體寶即已有光非外求縱汝意用而無乏之長夜蒙照

而無間歇汝還信否師曰信則信矣未審光之與寶同耶異耶荷澤曰光則寶寶則光何有同異之名乎師曰眼耳緣聲色時為復抗行為有迴互荷澤曰抗互且置汝指何法為聲色之體乎師曰如師所說即無有聲色可得荷澤曰汝若了聲色體空亦信眼耳諸根及與凡聖平等如幻抗行迴互其理昭然師由是領悟禮辭而去初隱沂水蒙山唐元和二年圓寂壽年九十

曹谿別出第五世

前遂州道圓禪師法嗣

終南山圭峯宗密禪師果州西充人也姓何氏家本豪盛髫齓通儒書冠歲探釋典唐元和二年將赴貢舉偶造圓和尚法席欣然契會遂求披削當年進具一日隨衆僧齋于府吏任灌家居下位以次受經得圓覺十二章覽未終軸感悟流涕歸以所悟之旨告于圓圓撫之曰汝當大弘圓頓之教此諸佛授汝耳行矣無自滯於一隅也師涕泣奉命禮辭而去因謁荊南張禪師（南印）張曰傳教人也當宣導於帝都復見洛陽照禪師（奉國神照）照曰菩薩人也誰能識之尋抵襄漢因病僧付華嚴疏即上都澄觀大師之所撰也師

未嘗聽習一覽而講自欣所遇曰向者諸師述作罕窮厥旨未若此疏辭源流暢幽賾煥然吾禪遇南宗教逢圓覺一言之下心地開通一軸之中義天朗耀今復偶茲絕筆罄竭于懷暨講終思見疏主時屬門人太恭斷臂酬恩師先齎書上疏主遙敘師資往復慶慰尋太恭痊損方隨侍至上都執弟子之禮觀曰毘盧華藏能隨我遊者其汝乎師預觀之室雖日新其德而認筌執象之患永亡矣北遊清涼山迴住鄠縣草堂寺未幾復入寺南圭峯蘭若太和中徵入內賜紫衣帝累問法要朝士歸慕惟相國裴公休深入

堂奧受教為外護師以禪教學者互相非毀遂著禪源諸詮寫錄諸家所述詮表禪門根源道理文字句偈集為一藏（或云一百卷）以貽後代其都序略曰禪是天竺之語具云禪那翻云思惟修亦云靜慮皆是定慧之通稱也源者是一切衆生本覺真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悟之名慧修之名定定慧通名為禪此性是禪之本源故云禪源亦名禪那理行者此之本源是禪理忘情契之是禪行故云理行然今所集諸家述作多譚禪理少說禪行故且以禪源題之今時有但目真性為禪者是不達理行之旨又不辨華竺之音

也然非離眞性別有禪體但衆生迷眞合塵即名散亂背塵合眞名爲禪定若直論本性即非眞非妄無背無合無定無亂誰言禪乎況此眞性非唯是禪門之源亦是萬法之源故名法性亦是衆生迷悟之源故名如來藏藏識（出楞伽經）亦是諸佛萬德之源故名佛性（涅槃等經）亦是菩薩萬行之源故名心地（梵網經心地法門品云是諸佛之本源行菩薩道之根本是大衆諸佛子之根本也）萬行不出六波羅蜜禪門但是六中之一當其第五豈可都目眞性爲一禪行哉然禪定一行最爲神妙能發起性上無漏智慧一切妙用萬德萬行乃至神通光明皆從定發故三

乘學人欲求聖道必須修禪離此無門離此無路至於念佛求生淨土亦修十六觀禪及念佛三昧般舟三昧又眞性即不垢不淨凡聖無差禪則有淺有深階級殊等謂帶異計欣上厭下而修者是外道禪正信因果亦以欣厭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眞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眞理而修者是大乘禪（上四類皆有四色四空之異也）若頓悟自心本來淸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畢竟無異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淸淨禪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眞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

修習自然漸得百千三昧達磨門下展轉相傳者是此禪也達磨未到古來諸家所解皆是前四禪八定諸高僧修之皆得功用南嶽天台令依三諦之理修三止三觀教義雖最圓妙然其趣入門戶次第亦只是前之諸禪行相唯達磨所傳者頓同佛體迥異諸門故宗習者難得其旨得即成聖疾證菩提失則成邪速入塗炭先祖革昧防失故且人傳一人後代已有所憑故任千燈千照洎乎法久成弊錯謬者多故經論學人疑謗亦衆原夫佛說頓教漸教禪開頓門漸門二教二門各相符契今講者偏彰漸義禪者偏

播頓宗禪講相逢胡越之隔宗密不知宿生何作熏得此心自未解脫欲解他縛為法亡於軀命愍人切於神情（亦如淨名云若自有縛能解他縛無有是處然欲罷不能驗是宿習難改故）每歎人與法差法為人病故別撰經律論疏大開戒定慧門顯頓悟資於漸修證師說符於佛意意既本末而委示文乃浩博而難尋汎學雖多秉志者少況迹涉名相誰辨金鍮徒自疲勞未見機感雖佛說悲增是行而自慮愛見難防遂捨衆入山習定均慧前後息慮相繼十年（云前後者中間被勅追入內住城二年方卻表請歸山也）微細習情起滅彰於靜慧差別法義羅列現於空心虛隙日光

纖埃擾擾清潭水底影像昭昭豈比夫空守默之癡禪但尋文之狂慧者也然本因了自心而辨諸教故懇情於心宗又因辨諸教而解修心故虔誠於教義教也者諸佛菩薩所留經論也禪也者諸善知識所述句偈也但佛經開張羅大千八部之衆禪偈撮略就此方一類之機羅衆則莽蕩難依就機則指的易用今之篹集意在斯焉裴休為之序曰諸宗門下皆有達人然各安所習通少局多數十年中師法益壞以承稟為戸牖各自開張以經論為干戈互相攻擊情隨函矢而遷變周禮曰函人為甲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函人唯恐傷人矢人唯恐不傷人蓋所習之術使然也今學者但隨宗徒彼此相非耳法逐人我以高低是非紛拏莫能辨析則向者世尊菩薩諸方教宗適足以起諍後人增煩惱病何利益之有哉圭山大師久而歎曰吾丁此時不可以默矣於是以如來三種教義印禪宗三種法門融缾盤釵釧為一金攪酥酪醍醐為一味振綱領而擧者皆順荀子云如振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據會要而來者同趣周易略例云處會要以觀方來則六合輻輳未足多也都序據圓教以印諸宗雖百家亦無所不統尚恐學者之難明也又復直示宗源之本末真妄之和合空性之隱顯法義之差殊頓漸之異同遮表之迴互權實之深淺通局之

是非若吾師者捧佛日而委曲迴照疑暗盡除順佛心而横亘大悲窮劫蒙益則世尊為闡教之主吾師為會教之人本末相符遠近相照可謂畢一代時教之能事矣（自世尊演教至吾師會而通之能事方畢）或曰自如來未嘗大都而通之今一旦違宗趣而不守廢關防而不據無乃乖祕藏密契之道乎答曰如來初雖別說三乘後乃通為一道（三十年前或說小乘或說空教或說相教或說性教聞者各隨機證悟不相通知也四十年後坐靈鷲而會三乘詣拘尸而顯一性前後之軌則也）故涅槃經迦葉菩薩曰諸佛有密語無密藏世尊讃之曰如來之言開發顯露清淨無翳愚人不解謂之祕藏智者達了則

不名藏此其證也故王道興則外戶不閉而守在戎夷佛道備則諸法總持而防在魔外（涅槃圓教和會諸法唯簡別魔說及外道邪宗耳）不當復執情攫噬於其間也（師又著圓覺大小二疏鈔法界觀門原人等論皆裴休為之序引盛行於世）師會昌元年正月六日於興福塔院坐滅二十二日道俗等奉全身于圭峯二月十三日茶毗得舍利明白潤大後門人泣而求之皆得於煨燼乃藏之石室壽六十有二臘三十四遺誡令舁屍施鳥獸焚其骨而散之勿得悲慕以亂禪觀每清明上山必講道七日其餘住持儀則當合律科違者非吾弟子持服四衆數千百人哀泣喧野暨

宣宗再闡眞教追謚定慧禪師塔曰青蓮蕭俛相公呈已見解請禪師注釋曰荷澤云見清淨體於諸三昧八萬四千諸波羅蜜門皆於見上一時起用名爲慧眼若當眞如相應之時（善惡不思空有不念）萬化寂滅（萬法眞從思想緣念而生皆是虛空故云化也既一念不生則萬法不起故不待泯之自然寂滅也）此時更無所見（照體獨立夢智亡階）三昧諸波羅蜜門亦一時空寂更無所得（散亂與三昧此岸與彼岸是相待對治之說若知心無念見性無生則定亂眞妄一時空寂故無所得也）不審此是見上一時起用否（然見性圓明理絕相累即絕相爲妙用住相爲執情於八萬法門一一皆爾一法存爲一塵一法空爲一用故云見清淨體則一時起用矣）望於此後示及俛狀答吏山人十問（問答各是一本今參而寫之）

一問云何是道何以修之爲復必須修成爲復不假功用答無礙是道覺妄是修道雖本圓妄起爲累妄念都盡卽是修成二問道若因修而成卽是造作便同世間法虛僞不實成而復壞何名出世答造作是結業名虛僞世間無作是修行卽眞實出世三問其所修者爲頓爲漸漸則忘前失後何以集合而成頓則萬行多方豈得一時圓滿答眞理卽悟而頓圓妄情息之而漸盡頓圓如初生孩子一日而肢體已全漸修如長養成人多年而志氣方立四問凡修心地之法爲當悟心卽了爲當別有行門若別有行門

何名南宗頓旨若悟即同諸佛何不發神通光明答
識冰池而全水藉陽氣而鎔消悟凡夫而即眞資法
力而修習冰消則水流潤方呈漑滌之功妄盡則心
靈通始發通光之應修心之外無別行門五問若但
修心而得佛者何故諸經復說必須莊嚴佛土教化
衆生方名成道答鏡明而影像千差心淨而神通萬
應影像類莊嚴佛國神通則教化衆生莊嚴而即非
莊嚴影像而亦色非色六問諸經皆說度脱衆生衆
生且即非衆生何故更勞度脱答衆生若是實度之
則爲勞既自云即非衆生何不例度而無度七問諸

經說佛常住或即說佛滅度常即不滅滅即非常豈
不相違答離一切相即名諸佛何有出世入滅之實
乎見出没者在乎機緣機緣應則菩提樹下而出現
機緣盡則娑羅林間而涅槃其猶淨水無心無像不
現像非我有蓋外質之去來相非佛身豈如來之出
没八問云何佛化所生吾如彼生佛既無生生是何
義若言心生法生心滅法滅何以得無生法忍耶答
既云如化化即是空空即無生何詰生義生滅滅已
寂滅爲眞忍可此法無生名曰無生法忍九問諸佛
成道說法秖爲度脱衆生衆生既有六道佛何但住

在人中現化又佛滅後付法於迦葉以心傳心乃至
此方七祖每代秖傳一人既云於一切衆生皆得一
子之地何以傳授不普答日月麗天六合俱照而盲
者不見盆下不知非日月不普是障隔之咎也度與
不度義類如斯非局人天揀於鬼畜但人道能結集
傳授不絶故秖知佛現人中也滅度後委付迦葉展
轉相承一人者此亦蓋論當代爲宗教主如土無二
王非得度者唯爾數也十間和尚因何發心慕何法
而出家今如何修行得何法味所行得至何處地位
今住心耶修心耶若住心妨修心若修心則動念不

安云何名爲學道若安心一定則何異定性之徒伏
願大德運大慈悲如理如如次第爲説答覺四大如
坏幻達六塵如空華悟自心爲佛心見本性爲法性
是發心也知心無住即是修行無住而知即爲法味
住著於法斯爲動念故如人入闇則無所見今無所
住不染不著故如人有目及日光明見種種法豈爲
定性之徒既無所住著何論處所又山南温造尚書
問悟理息妄之人不結業一期壽終之後靈性何依
者答一切衆生無不具有覺性靈明空寂與佛無殊
但以無始劫來未曾了悟妄執身爲我相故生愛惡

等情隨情造業隨業受報生老病死長劫輪迴然身
中覺性未曾生死如夢被驅役而身本安閑如水作
冰而濕性不易若能悟此性即是法身本自無生何
有依託靈靈不昧了了常知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然
多生妄執習以性成喜怒哀樂微細流注眞理雖然
頓達此情難以卒除須長覺察損之又損如風頓止
波浪漸停豈可一生所修便同諸佛力用但可以空
寂爲自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爲自心勿認妄念妄念
若起都不隨之即臨命終時自然業不能繫雖有中
陰所向自由天上人間隨意寄託若愛惡之念已泯

即不受分段之身自能易短爲長易麤爲妙若微細
流注一切寂滅唯圓覺大智朗然獨存即隨機應現
千百億身度有緣衆生名之爲佛謹對釋曰馬鳴菩
薩撮略百本大乘經宗旨以造大乘起信論論中立
宗說一切衆生心有覺義不覺義覺中復有本覺義
始覺義上所述者雖約但照理觀心處言之而法義
亦同彼論謂從初至與佛無殊是本覺也從但以無
始下是不覺也從若能悟此事是始覺也始覺中復
有頓悟漸修從此次至亦無所去是頓悟也從然多
生妄執下是漸修也漸修中從初發心乃至成佛有

三位自在從此至隨意寄託者是受生自在也從若愛惡之念下是變易自在從若微細流注下至末是究竟自在也又從但可以空寂爲自體至自然業不能繫正是悟理之人朝暮行心修習止觀之要節也宗密先有八句之偈顯示此意嘗於尚書處誦之奉命解釋今謹注釋如後偈曰

作有義事是惺悟心 義謂義理非謂仁義恩義意明凡所作爲先詳利害須有所以當於道理然後行之方免同惛醉顛狂之人也就佛法中有三種義即可爲之一資益色身之事謂衣食醫藥房舍等世間義也二資益法身謂戒定慧六波羅蜜等第一義也三弘正法利濟羣生也乃至爲法諸餘緣事通出世也

作無義事是狂亂心 謂凡所作爲若不緣上三般事即名無義也是狂亂也如世間醉人狂人所往不揀處所所作不商量是非今既不擇有何義利但縱情妄念要爲即爲故如狂也上四句述業因也下四句述受果報云

狂亂隨情念臨終被業牽 既隨妄念發作即作不以悟理之智揀擇是非猶如狂人故臨終時於業道被業所引受當來報故涅槃經云無明郎主貪愛魔主役使身心策如僮僕

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 情中欲作而察理不應即須便止情中不欲作而照理相應即須便作但由是非之理不由愛惡之情即臨命終時業不能繫隨意自在天上人間也通而言之但朝暮之間所作被情塵所牽即臨終被業所牽而受生若所作所爲由於覺智不由情塵即臨終由我自在而受生不由業也當知欲驗臨終受生自在不自在但驗尋常行心於塵境自由不自由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三

音釋

磁疾移切州名　浩縛謀切州名　倩七政切　嘹力昭切　鯨渠京切　鯢五兮切鯨鯢大魚雄曰鯨雌曰鯢　蝸古華切蝸牛也　驟陟扇切　呀許加切張口貌　顆匹米切傾頭也　輥古本切　羑以九切羑里文王囚處也　矛莫庚切句兵也　盾食尹切兵器干櫓之屬　捻奴協切指捻也　隼聳尹切鷙屬　旟羊諸切旌也　舸嘉我切大船也　櫂直教切檝也　鑿丘畏切與禮同　囂虛騎切　猱奴刀切猴屬　啀五佳切犬聲也　鞾許戈切勒履也　刖魚厥切斷足也　騣祖紅切馬鬣也　捺乃曷切手按也　憨呼甘切癡也　會慾秋切慇卿之稱也　杴虛嚴切鍬屬　爬蒲巴切與杷同　怎子吽切　賺佇陷切錯也　昳徒結切日昃也　賾士革切深也　筌且緣切　鄠侯古切地名　鍮他侯切銅屬　隙乞逆切罅隙也　挐女居切紛挐猶言亂採也　析先的切分也　舁羊諸切對舉也

丹陽居士賀學禮施貲刻此　景德傳燈錄卷十三計字一萬一千一百五十箇　該銀五兩一八錢　安徽沙門可震對　長洲徐普書　上元張應文刻　萬曆丙午季春月徑山寂照庵識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四

宋沙門道原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法嗣

第一世一人見錄

南嶽石頭希遷大師

第二世二十一人

南嶽石頭希遷大師法嗣二十一人　一十三人見錄

荊州天皇寺道悟禪師　京兆尸利禪師

鄧州丹霞山天然禪師　潭州招提寺慧朗禪師

長沙興國寺振朗禪師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

潭州大川和尚　汾州石樓和尚

鳳翔法門寺佛陀和尚　潭州華林和尚

潮州大顛和尚　潭州長髭曠禪師

水空和尚

寶通禪師　海陵大辯禪師

渚涇禪師　衡州道詵和尚

漢州常清禪師　福州碎石和尚

商州商嶺和尚　常州義興和尚

已上八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三世二十三人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

鄧州丹霞山天然禪師法嗣七人五人見錄

京兆翠微無學禪師　丹霞山義安禪師

吉州性空禪師　本童和尚

米倉和尚

揚州六合大隱禪師　丹霞山慧勤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藥山惟儼和尚法嗣十人六人見錄

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

華亭船子德誠禪師　宣州椑樹慧省禪師

藥山高沙彌　鄂州百顏明哲禪師

鄂州涇原山光處禪師　藥山蘷禪師

宣州落霞和尚　朗州刺史李翺

澧州長髭曠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石室善道和尚

湖州大顛和尚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漳州三平山義忠禪師

吉州薯山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大川和尚法嗣二人見錄

僊天和尚

福州普光和尚

行思禪師第一世

石頭希遷大師端州高要人也姓陳氏母初懷姙不喜葷茹師雖在孩提不煩保母既冠然諾自許鄉洞獠民畏鬼神多淫祀殺牛釃酒習以爲常師輒往毀叢祠奪牛而歸歲盈數十鄉老不能禁後直造曹谿六祖大師度爲弟子未具戒屬祖師圓寂稟遺命謁于廬陵青原山思禪師乃攝衣從之（緣會語句如思禪師章敘之）一日思問師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師曰有人不云去曰若恁麼大藏小藏從何而來師曰盡從這裏去終不少他事思甚然之師於唐天寶初薦之衡山南

寺寺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庵其上時號石頭和尚
師一日上堂曰吾之法門先佛傳受不論禪定精進
唯達佛之知見即心即佛心佛衆生菩提煩惱名異
體一汝等當知自己心靈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然
圓滿凡聖齊同應用無方離心意識三界六道唯自
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能知之無所不備時門
人道悟問曹谿意旨誰人得師曰會佛法人得曰師
還得否師曰我不會佛法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
縛汝又問如何是淨土師曰誰垢汝問如何是涅槃
師曰誰將生死與汝師問新到僧從什麼處來僧曰
江西來師曰見馬大師否僧曰見師乃指一橛柴曰
馬師何似這箇僧無對却迴舉似馬大師馬曰汝見
橛柴大小僧曰勿量大馬曰汝甚有力僧曰何也馬
曰汝從南嶽負一橛柴來豈不是有力問如何是西
來意師曰問取露柱曰學人不會師曰我更不會大
顛問師古人云道有道無是二謗請師除師曰一物
亦無除箇什麼師却問併却咽喉脣吻道將來顛曰
無這箇師曰若恁麼即汝得入門道悟問如何是佛
法大意師曰不得不知悟曰向上更有轉處也無師
曰長空不礙白雲飛問如何是禪師曰碌磚又問如

何是道師曰木頭自餘門屬領旨所有問答各於本章出焉師著參同契一篇辭旨幽濬頗有注解大行於世南嶽鬼神多顯迹聽法師皆與受戒廣德二年門人請下于梁端廣闡玄化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頭往來憧憧竝湊二大士之門矣貞元六年庚午十二月二十五日順世壽九十一臘六十三門人建塔于東嶺長慶中諡無際大師塔曰見相

行思禪師第二世

南嶽石頭希遷法嗣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婺州東陽人也姓張氏神儀挺異幼而生知長而神俊年十四懇求出家父母不聽遂誓志損減飲膳日纔一食形體羸悴父母不得已而許之依明州大德披剃二十五杭州竹林寺具戒精修梵行推爲勇猛或風雨昏夜宴坐丘冢身心安靜離諸怖畏一日遊餘杭首謁徑山國一禪師受心法服勤五載唐大曆中抵鍾陵造馬大師重印前解法無異說復住二夏乃謁石頭遷大師而致問曰離卻定慧以何法示人石頭曰我這裏無奴婢離箇什麼曰如何明得石頭曰汝還撮得空麼曰恁麼即不從今日去也石頭曰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曰道悟

不是那邊人石頭曰我早知汝來處曰師何以贓誣於人石頭曰汝身見在曰雖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人石頭曰汝道阿誰是後人師從此頓悟於前二哲匠言下有所得心礱礪其跡後卜于荊州當陽柴紫山五百羅漢翔翔之地也學徒依附駕肩接迹都人士女嚮風而至時崇業寺上首以狀聞于連帥迎入郡城之左有天皇寺乃名藍也因火而廢主寺僧靈鑒將謀修復乃曰苟得悟禪師為化主必能福我乃中宵潛往哀請肩舁而至遂居天皇時江陵尹右僕射裴公稽首問法致禮勤至師素不迎送客無貴賤皆坐而揖之裴公愈加歸向由是石頭法道盛于此席僧問如何是玄妙之說師曰莫道我解佛法僧曰爭奈學人疑滯何師曰何不問老僧僧曰問了也師曰去不是汝存泊處師元和丁亥四月示疾命弟子先期告終至晦日大眾問疾師驀召典座典座近前師曰會麼對曰不會師乃拈枕子拋於地上即便告寂壽六十臘三十五以其年八月五日塔于郡東

京兆尸利禪師初問石頭如何是學人本分事石頭曰汝何從吾覓曰不從師覓如何即得石頭曰汝還會麼師乃契會厥旨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不知何許人也初習儒學將入
長安應舉方宿於逆旅忽夢白光滿室占者曰解空
之祥也偶一禪客問曰仁者何往曰選官去禪客曰
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往何所禪客曰今江西馬
大師出世是選佛之場仁者可往遂直造江西纔見
馬大師以手托幞頭額馬顧視良久曰南嶽石頭是
汝師也遽抵南嶽還以前意投之石頭曰著槽廠去
師禮謝入行者房隨次執爨役凡三年忽一日石頭
告衆曰來日剗佛殿前草至來日大衆諸童行各備
鍬鑁剗草獨師以盆盛水淨頭於和尚前胡跪石頭

見而笑之便與剃髮又爲說戒法師乃掩耳而出便
往江西再謁馬師未參禮便入僧堂內騎聖僧頸而
坐時大衆驚愕遽報馬師馬躬入堂視之曰我子天
然師即下地禮拜曰謝師賜法號因名天然馬師問
從什麼處來師云石頭馬云石頭路滑還躂倒汝麼
師曰若躂倒即不來乃杖錫觀方居天台華頂峯三
年往餘杭徑山禮國一禪師唐元和中至洛京龍門
香山與伏牛和尚爲莫逆之友後於慧林寺遇天大
寒師取木佛燒之人或譏之師曰吾燒取舍利人曰
木頭何有師曰若爾者何責我乎師一日謁忠國師

先問侍者國師在否曰在卽在不見客師曰太深遠
生曰佛眼亦覷不見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國師
睡起侍者以告國師乃鞭侍者二十棒遣出後丹霞
聞之乃云不謬爲南陽國師至明日却往禮拜見國
師便展坐具國師云不用不用師退步國師云如是
如是師却進前國師云不是不是師繞國師一帀便
出國師云去聖時遙人多懈怠三十年後覓此漢也
還難得師訪龐居士見女子取菜次師云居士在否
女子放下籃子斂手而立師又云居士在否女子便
提籃子去元和三年師於天津橋橫臥會留守鄭公

出呵之不起吏問其故師徐而對曰無事僧留守異
之奉束素及衣兩襲日給米麪洛下翕然歸信至十
五年春告門人言吾思林泉終老之所時門人令齊
靜方卜南陽丹霞山結庵以奉事三年間玄學者至
盈三百衆構成大院師上堂曰阿你渾家切須保護
一靈之物不是你造作名邈得更說什麼薦與不薦
吾往日見石頭和尚亦只教切須自保護此事不是
你譚話得阿你渾家各有一坐具地更疑什麼禪可
是你解底物豈有佛可成佛之一字永不喜聞阿你
自看善巧方便慈悲喜捨不從外得不著方寸善巧

見文殊方便是普賢你更擬趁逐什麼物不用經求落空去今時學者紛紛擾擾皆是參禪問道吾此間無道可修無法可證一飲一啄各自有分不用疑慮在在處處有恁麼底若識得釋迦即老凡夫是阿你須自看取莫一盲引衆盲相將入火坑夜裏暗雙陸賽彩若爲生無事珍重有僧到參於山下見師乃問丹霞山向什麼處去師指山曰青黯黯處僧曰莫只這箇便是麼師曰眞師子兒一撥便轉師問僧什麼處宿云山下宿師曰什麼處喫飯曰山下喫飯師曰將飯與闍黎喫底人還具眼也無僧無對長慶問保福將飯與人喫感恩有分爲什麼不具眼保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漢長慶云盡其機來又作麼生保福云道某甲瞎得麼玄覺徵云且道長慶明丹霞意爲復自用家財師以長慶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告門人曰備湯沐吾欲行矣乃戴笠策杖受屨垂一足未及地而化壽八十六門人斲石爲塔勅諡智通禪師塔號妙覺

潭州招提慧朗禪師始興曲江人也姓歐陽氏年十三依鄧林寺模禪師披剃十七遊南嶽二十於嶽寺受具往虔州龔公山謁大寂大寂問曰汝來何求師曰求佛知見曰佛無知見知見乃魔界汝從南嶽來似未見石頭曹谿心要爾汝應卻歸師承命迴嶽造

石頭問如何是佛石頭曰汝無佛性曰蠢動含靈
又作麼生石頭曰蠢動含靈却有佛性曰慧朗為什
麼却無石頭曰為汝不肯承當師於言下信入後住
梁端招提寺不出戶三十餘年凡參學者至皆曰去
去汝無佛性其接機大約如此（時謂大朗禪師）
長沙興國寺振朗禪師初參石頭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石頭曰問取露柱曰振朗不會石頭曰我更不
會師俄然省悟住後有僧來參師乃召曰上座僧應
諾師曰孤負去也曰師何不鑒師乃拭目而視之僧
無語（時謂小朗禪師）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絳州人姓韓氏年十七依潮陽
西山慧照禪師出家唐大曆八年納戒于衡嶽希操
律師乃曰大丈夫當離法自淨豈能屑屑事細行於
布巾耶即謁石頭密領玄旨一日師坐次石頭覩之
問曰汝在這裏作什麼曰一切不為石頭曰恁麼即閑
坐也曰若閑坐即為也石頭曰汝道不為且不為箇
什麼曰千聖亦不識石頭以偈讚曰

從來共住不知名　任運相將只麼行
自古上賢猶不識　造次凡流豈敢明

石頭有時垂語曰言語動用勿交涉師曰不言語動

用亦勿交涉石頭曰這裏針劄不入師曰這裏如石上栽華石頭然之師後居澧州藥山海衆雲會廣語見別卷

一日師看經次柏巖曰和尚休猱人得也師卷卻經曰日頭早晚曰正當午師曰猶有這箇文彩在曰某甲無亦無師曰汝大殺聰明曰某甲只恁麼和尚尊意如何師曰我跛跛挈挈百醜千拙且恁麼過師與道吾說著谿上世為節察來吾曰和尚上世曾為什麼師曰我瘦瘦羸羸且恁麼過時吾曰憑何如此師曰我不曾展他書卷石霜別云書卷不曾展院主報打鐘也請和尚上堂師曰汝與我擎鉢盂去曰和尚無手來多少時師曰汝只是枉披袈裟曰某甲只恁麼和尚如何師曰我無這箇眷屬師見園頭栽菜次師曰栽即不障汝栽莫教根生曰既不教根生大衆喫什麼師曰汝還有口麼僧無對僧問如何得不被諸境惑師曰聽他何礙汝曰不會師曰何境惑汝僧問如何是道中至寶師曰莫諂曲曰不諂曲時如何師曰傾國不換有僧再來依附師問阿誰曰常坦師呵曰前也是常坦後也是常坦一日院主請師上堂大衆纔集師良久便歸方丈閉卻門院主逐後曰和尚許某甲上堂為什麼卻歸方丈師曰院主經有經師論有

論師律有律師又爭怪得老僧師問雲巖作什麼巖曰擔屎師曰那箇聻巖曰在師曰汝來去為誰曰替他東西師曰何不教並行曰和尚莫謗他師曰不合恁麼道曰如何道師曰還曾擔麼師坐次有僧問兀兀地思量什麼師曰思量箇不思量底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師曰非思量僧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汝父母徧身紅爛臥在荊棘林中汝歸何所僧曰恁麼即不歸去也師曰汝卻須歸去汝若歸鄉我示汝箇休糧方僧曰便請師曰二時上堂不得齩破一粒米僧問如何是涅槃師曰汝未開口時喚作什麼

師見遵布衲洗佛乃問這箇從汝洗還洗得那箇麼遵曰把將那箇來師乃休（長慶云邪法難扶玄覺云且道長慶恁麼道在賓在主衆中喚作洗佛語亦云兼帶語且道盡善不盡善）僧問曰學人有疑請師決師曰待上堂時來與闍黎決疑至晚間上堂大眾集定師曰今日請決疑上座在什麼處其僧出眾而立師下禪牀把卻曰大眾這僧有疑便托開歸方丈（玄覺云且道與伊決疑否若決疑什麼處是決疑若不與決疑又道待上堂時與汝決疑）師問飯頭汝在此多少時也曰三年師曰我總不識汝飯頭罔測發憤而去僧問身命急處如何師曰莫種雜種曰將何供養師曰無物者師於供養主鈔化甘行者問

什麼處來僧曰藥山來甘曰來作麼僧云教化甘云還將得藥來麼僧曰行者有什麼病甘便捨銀兩鋌曰若有人即卻送來無人即休師怪僧歸太急僧曰問佛法相當得兩鋌銀師令舉其語舉已師令僧速還行者家行者見僧迴云猶來遂添銀施之（同安代云早知行者恁麼問終不道藥山來）師問僧見說汝解算虛實曰不敢師曰汝試算老僧看僧無對（雲巖後來舉問洞山汝作麼生洞山云請和尚生日）師書佛字問道吾是什麼字吾云佛字師云多口阿師僧問己事未明乞和尚指示師良久曰吾今為汝道一句亦不難只宜汝於言下便見去猶較些子若更入思量卻成吾罪過不如且各合口免相累及大眾夜參不點燈師垂語曰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即向汝道時有僧曰特牛生兒也何以不道師云侍者把燈來其僧抽身入眾（雲巖後舉似洞山洞山云其僧却會只是不肯禮拜）僧問達磨未到時此土還有祖意也無師云有僧曰既有祖師意又來作什麼師曰只為有所以來師看經有僧問和尚尋常不許人看經為什麼卻自看師曰我只圖遮眼曰某甲學和尚還得也無師曰若是汝牛皮也須看透（長慶云眼有何過玄覺云且道長慶會藥山意不會藥山意）朗州刺史李翱嚮師玄化屢請不起乃躬入山謁之師

執經卷不顧侍者白曰太守在此翺性褊急乃言曰見面不如聞名師呼太守翺應諾師曰何得貴耳賤目翺拱手謝之問曰如何是道師以手指上下曰會麼翺曰不會師曰雲在天水在缾翺乃欣愜作禮而述一偈曰

練得身形似鶴形　千株松下兩函經
我來問道無餘說　雲在青天水在缾

玄覺云且道李太守是讚他語明他語須是行脚眼始得

翺又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貧道這裏無此閑家具翺莫測玄旨師曰太守欲得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閨閤中物捨不得便爲滲漏師一夜登山經行忽雲開見月大笑一聲應澧陽東九十許里居民盡謂東家明晨迭相推問直至藥山徒衆云昨夜和尚山頂大笑李翺再贈詩曰

選得幽居愜野情　終年無送亦無迎
有時直上孤峯頂　月下披雲笑一聲

師太和八年二月臨順世叫云法堂倒法堂倒衆皆持柱撑之師舉手云子不會我意乃告寂壽八十有四臘六十入室弟子沖虚建塔于院東隅敕謚弘道大師塔曰化城

澧州大川和尚（亦名大湖）有江陵僧新到禮拜了在一邊立師曰幾時發江陵僧拈起坐具師曰謝子遠來下去僧便出師曰若不恁麼爭知眼自端的僧撫掌曰苦殺人幾錯判諸方老宿師肯之（僧舉似丹霞霞曰於大川法道即得於我這裏即不然僧曰未審此間怎麼生霞曰猶較大川三步其僧禮拜霞曰錯判諸方底甚多甚多洞山聞之曰不是丹霞難分玉石）

汾州石樓和尚上堂有僧出問曰未識本來生乞師方便指曰石樓無耳朶僧曰某甲自知非師曰老僧還有過僧曰和尚過在什麼處曰過在汝非處僧禮拜師乃打之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漢國師曰漢國主人還重佛法麼僧云頼遇問著某甲若問著別人即禍生師云作麼生僧云人尚不見有何佛法可重師曰汝受戒得多少夏僧曰三十夏師曰大好不見有人便打之

鳳翔府法門寺佛陀和尚師常持一串數珠念三種名號曰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自餘是什麼碗跶丘一箇過終而復始事迹異常時人不可測

潭州華林和尚僧到參方展坐具師曰緩緩僧曰和尚見什麼師曰可惜許磕破鍾樓其僧大悟

潮州大顛和尚初參石頭石頭問師曰那箇是汝心

師曰言語者是便被石頭喝出經旬日師却問曰前
者既不是除此外何者是心石頭曰除却揚眉動目
將心來師曰無心可將來石頭曰元來有心何言無
心無心盡同謗師言下大悟異日侍立次石頭問曰
汝是參禪僧是州縣白蹋僧師曰是參禪僧石頭曰
何者是禪師曰揚眉動目石頭曰除却揚眉動目外
將你本來面目呈看師曰請和尚除揚眉動目外鑒
某甲石頭曰我除竟師曰將呈和尚了也石頭曰汝
既將呈我心如何師曰不異和尚石頭曰不關汝事
師曰本無物石頭曰汝亦無物師曰既無物即真物

石頭曰真物不可得汝心見量意旨如此也大須護
持師後辭往潮州靈山隱居學者四集師上堂示衆
曰夫學道人須識自家本心將心相示方可見道多
見時輩只認揚眉動目一語一默驀頭印可以爲心
要此實未了吾今爲汝諸人分明說出各須聽受但
除却一切妄運想念見量即汝真心此心與塵境及
守認靜默時全無交涉即心是佛不待修治何以故
應機隨照冷冷自用窮其用處了不可得喚作妙用
乃是本心大須護持不可容易僧問其中人相見時
如何師曰早不其中也僧曰其中者如何師曰不作

箇問問菩海波深以何為船筏師曰以木為船筏曰恁麼卽得渡也師曰盲者依前盲瘂者依前瘂

潭州攸縣長髭曠禪師初往曹谿禮祖塔迴參石頭石頭問什麼處來曰嶺南來石頭曰嶺頭一尊功德成就也未師曰成就久矣只欠點眼在石頭曰莫要點眼麼師曰便請石頭乃翹一足師禮拜石頭曰汝見什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據某甲所見如洪鑪上一點雪 玄覺云且道長髭具眼秖對不具眼秖對若具眼為什麼請他點眼若不具眼又道成就久矣且作麼生商量法燈代云和尚可謂眼瞎

水空和尚師一日廊下逢見一僧乃問時中事作麼生僧良久師曰只恁便得麼僧曰頭上更安頭師便打之曰去去已後惑亂人家男女在

行思禪師第三世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法嗣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本渚宮賣餅家子也未詳姓氏少而英異初悟和尚為靈鑒潛請居天皇寺人莫測師家居于寺巷常日以十餅饋之悟受之每食畢常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師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遺我耶其別有旨乎遂造而問焉悟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師聞之頗曉玄旨因投出家悟

曰汝昔崇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悟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示汝心要師曰何處指示悟曰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悟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當下開解乃復問如何保任悟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無別勝解師後詣澧陽龍潭棲止僧問髻中珠誰人得師曰不賞翫者得僧曰安著何處師曰有處又曰有處即道來尼衆問如何得爲僧去師曰作尼來多少時也尼曰還有爲僧時也無師曰汝即今是什麼尼曰現是尼身何得不識師曰誰識汝李翺問如何是眞如般若師曰我無眞如般若翺曰幸遇和尚師曰此猶是分外之言德山問久嚮龍潭到來潭又不見龍亦不現師曰子親到龍潭德山即休（玄覺云且道德山肯龍潭不肯龍潭若肯龍潭德山眼在什麼處若不肯爲什麼承嗣他）

鄧州丹霞山天然禪師法嗣

京兆終南山翠微無學禪師初問丹霞如何是諸佛師丹霞咄曰幸自可憐生須要執巾箒作麼師退三步丹霞曰錯師卻進前丹霞曰錯錯師翹一足旋身

一轉而出丹霞曰得即得孤負他諸佛師由是領旨住翠微投子問未審二祖初見達磨當何所得師曰汝今見吾復何所得一日師在法堂內行投子進前接禮而問曰西來密旨和尚如何示人師駐步少時又曰乞師垂示師曰更要第二杓惡水作麼投子禮謝而退師曰莫埋却投子曰時至根苗自生師因供養羅漢有僧問曰丹霞燒木佛和尚爲什麼供養羅漢師曰燒也不燒著供養亦一任供養又問供養羅漢羅漢還來也無師曰汝每日還喫飯麼僧無語師曰少有靈利底

丹霞山義安禪師 第二世住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是上座曰恁麼即無異去也師曰誰向汝道

吉州性空禪師有一僧來參師乃展手示之僧近前卻退師曰父母俱喪略不慘顏僧呵呵大笑師曰少間與闍黎舉哀其僧打筋斗而出師曰蒼天蒼天

本童和尚因問僧爲師眞呈師師曰此若是我更呈阿誰僧曰豈可分外師曰若不分外汝卻收取這箇僧便擬收師打云正是分外强爲僧曰若恁麼即須呈於師師曰收取收取

米倉和尚有僧新到參繞師三帀敲禪牀曰不見主人

人翁終不下參衆師曰什麼處情識去來僧曰果然不在師打一拄杖僧曰幾落情識呵呵師曰村草步頭逢著一箇有什麼話處僧曰且參衆去

藥山惟儼禪師法嗣

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豫章海昏人也姓張氏幼依槃和尚受教登戒預藥山法會密契心印一日藥山問子去何處來曰遊山來藥山曰不離此室速道將來曰山上鳥兒頭似雪澗底遊魚忙不徹師與雲巖侍立次藥山曰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智頭陀怎麼生師便出去雲巖問藥山曰智師兄為什麼不祇對和尚藥山曰我今日背痛是他却會汝去問取雲巖卽來問師曰師兄適來為什麼不祇對和尚師曰汝却去問取和尚(僧問雲居切忌道著意怎麼生雲居云此語最毒僧云如何是最毒底語雲居云一棒打殺龍蛇)雲巖臨遷化時遣人送辭書到師展書覽之曰雲巖不知有悔當時不向伊道然雖如是要且不違藥山之子(玄覺云古人怎麼道還有也未又云雲巖當時不會且道什麼處是伊不會處)藥山上堂云我有一句子未曾說向人師出云相隨來也僧問藥山一句子如何說藥山曰非言說師曰早言說了也師臥次椑樹云作甚麼師云蓋覆椑云臥是坐是師云不在兩頭椑云云

柰蓋覆師云莫亂道師見椑樹坐次師云作什麼椑云和南師云隔闊來多少時椑云恰是乃拂袖出師提笠子出雲巖云作甚麼師云有用處巖云風雨來怎麼生師云蓋覆著巖云他還受蓋覆麼師云雖然如此且無遺漏因溈山問雲巖菩提以何為座雲巖曰以無為為座雲巖卻問溈山溈山曰以諸法空為座溈山又問師怎麼生師曰坐也聽伊坐臥也聽伊臥有一人不坐不臥速道速道溈山問師什麼處去來師曰看病來曰有幾人病師曰有病底有不病底曰不病底莫是智頭陀否師曰病與不病總不干他

事急道急道僧問萬里無雲未是本來天如何是本來天師曰今日好曬麥問無神通菩薩為什麼足迹難尋師曰同道方知曰和尚知否師曰不知曰為什麼不知師曰汝不識我語雲巖問師兄家風作麼生師曰教汝指點著堪作什麼曰無這箇來多少時也師曰牙根猶帶生澀在又問如何是今時著力處師曰千人喚不迴頭方有少分曰忽然火起時如何師曰能燒大地師問僧除卻星及燄阿那箇是火僧曰不是火別一僧卻問師還見火否師曰見曰見從何處起師曰除卻行住坐臥更請一問南泉示眾云法

身具四大否有入道得與他一腰裩師云性地非空
空非性地此是地大四大亦然南泉不違前言乃與
師裩師見雲巖不安乃謂曰離此殼漏子向什麼處
相見巖云不生不滅處相見師曰何不道非不生不
滅處亦不求相見師見雲巖補草鞋云作甚麼巖云
將敗壞補敗壞師云何不道即敗壞非敗壞師聞僧
念維摩經云八千菩薩五百聲聞皆欲隨從文殊師
利師云甚麼處去其僧無對師便打後僧問禾山禾
山代云給侍者方諧師下山到五峯五峯問還識藥
山老宿否師曰不識五峯曰為甚麼不識師曰不識

不識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下禪牀作女人拜曰謝
子遠來都無祇待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東土
不曾逢問設先師齋未審先師還來也無師曰汝諸
人設齋作麼生問頭上寶蓋生不得道我是如何師
曰聽他曰和尚如何師曰我無這箇石霜問師百年
後有人問極則事作麼生向他道師喚沙彌沙彌應
諾師曰添淨缾水著師良久卻問石霜適來問什
麼石霜再舉師便起去石霜異日又問和尚一片骨
敲著似銅鳴向什麼處去也師喚侍者侍者應諾師
曰驢年去師唐太和九年乙卯九月示疾有苦僧衆

尉問體候師曰有受非償子知之乎衆皆愀然十一日將行謂衆曰吾當西邁理無東移言訖告寂壽六十有七闍維得靈骨數片建塔于石霜山之陽敕諡修一大師塔曰寶相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鍾陵建昌人也姓王氏少出家於石門初參百丈海禪師未悟玄旨侍左右二十年百丈歸寂師乃謁藥山言下契會（語見藥山章）一日藥山問汝除在百丈更到什麼處來師曰曾到廣南來曰見說廣州城東門外有一團石被州主移卻是否師曰非但州主闔國人移亦不動藥山又問聞汝解

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弄得幾出師曰弄得六出曰我亦弄得師曰和尚弄得幾出曰我弄得一出師曰一即六六即一師後到溈山溈山問曰承長老在藥山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長弄還有置時師曰要弄即弄要置即置曰置時師子在什麼處師曰置也置也問從上諸聖什麼處去師良久云作麼作麼問暫時不在如同死人時如何師曰好埋卻問大保任底人與那箇是一是二師云一機之絹是一段是兩段洞山聞云如人接樹師煎茶次道吾問煎與阿誰師曰有一人要曰何不教伊自煎師曰幸有某甲在

師問石霜什麼處來霜云溈山來師云在彼中得多少時霜云麤經冬夏師云恁麼即成山長也霜云雖在彼中卻不知師云他家亦非知非識霜無對後道吾聞云得恁麼無佛法身心師後居潭州攸縣雲巖山一日謂衆曰有箇人家兒子問著無有道不得底洞山問他屋裏有多少典籍師曰一字也無曰爭得恁麼多知師曰日夜不曾眠曰問一段事還得否師曰道得卻不道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添香來師曰見佛否曰見師曰什麼處見曰下界見師曰古佛古佛道吾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曰如無燈時把得枕子怎麼生道吾曰我會也我會也師曰怎麼生會道吾曰通身是眼師掃地次溈山云太驅驅生師云須知有不驅驅者溈山云恁麼即有第二月也師豎起掃箒云這箇是第幾月溈山低頭而去玄沙聞云正是第二月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石上語話來師曰石還點頭也無僧無對師曰未問時卻點頭師作鞋次洞山問就師乞眼睛未審還得也無師曰汝底與阿誰去也曰良价無師曰設有汝向什麼處著洞山無語師曰乞眼睛底是眼否曰非眼師咄之師問尼衆汝爺在否曰在師曰年多少曰年八十師

曰汝有箇爺不年八十還知否曰莫是恁麼來者師
曰猶是兒孫在（洞山云直是不恁麼來者亦是兒孫）僧問一念瞥起便
落魔界時如何師曰汝因什麼從佛界而來僧無對
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莫道體不得設使體得也只
是左之右之師問僧聞汝解卜是否曰是師曰試卜
老僧看僧無對（洞山代云請和尚生月）師唐會昌元年辛酉十
月示疾二十六日沐身竟與主事僧令備齋來日有
上座發去至二十七日竝無人去及夜師歸寂壽六
十荼毗得舍利一千餘粒瘞于石墳勅謚無住大師
塔曰淨勝

華亭船子和尚名德誠嗣藥山嘗於華亭吳江汎一
小舟時謂之船子和尚師嘗謂同參道吾曰他後有
靈利座主指一箇來道吾後激勉京口和尚善會參
禮師師問曰座主住甚寺會曰寺即不住住即不似
師曰不似似箇什麼會曰目前無相似師曰何處學
得來曰非耳目之所到師笑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
驢橛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速道速道會擬
開口師便以篙撞在水中因而大悟師當下棄舟而
逝莫知其終

宣州椑樹慧省禪師洞山參師師問曰來作什麼洞

山白來親近和尚師曰若是親近用動兩片皮作麼
洞山無對曹山後聞乃云一子親得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猫兒上
露柱曰學人不會師曰問取露柱去
高沙彌藥山住庵初參藥山藥山問師什麼處來師
曰南嶽來山云何處去師曰江陵受戒去山云受戒
圖什麼師曰圖免生死山云有一人不受戒亦免生
死汝還知否師曰恁麼即佛戒何用山云猶掛唇齒
在便召維那云這跛脚沙彌不任僧務安排向後庵
著藥山又謂雲巖道吾曰適來一箇沙彌卻有來由
道吾云未可全信更勘始得藥乃再問師曰見說長

安甚鬧師曰我國晏然法眼別云見誰說山云汝從看經得
請益得師曰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得山云大有
人不看經不請益為什麼不得師曰不道他無只是
他不肯承當師乃辭藥山住庵山云生死事大何不
受戒去師曰知是這般事喚什麼作戒藥咄這饒舌
沙彌入來近處住庵時復要相見師住庵後雨裏來
相看山云你來也師曰是山云可殺濕師曰不打這
箇鼓笛雲巖云皮也無打什麼鼓道吾云鼓也無打
什麼皮山云今日大好曲調僧問一句子還有該不
到處否師曰不順世藥山齋時自打鼓高沙彌捧鉢

作舞入堂藥山便擲下鼓槌云是第幾和高曰第二
和曰如何是第一和高就桶內舀一杓飯便出去
鄂州百顏明哲禪師洞山與密師伯到參師問曰闍
黎近離什麼處洞山曰近離湖南師曰觀察使姓什
麼曰不得姓師曰名什麼曰不得名師曰還治事也
無曰自有郎幕在師曰豈不出入洞山便拂袖去師
明日入僧堂曰昨日對二闍黎一轉語不稔今請二
闍黎道若道得老僧便開粥飯相伴過夏速道速道
洞山曰太尊貴生師乃開粥飯共過一夏

潭州長髭曠禪師法嗣

潭州石室善道和尚嗣攸縣長髭曠禪師作沙彌時
長髭遣令受戒謂之曰汝迴日須到石頭禮拜師受
戒後迴參石頭一日隨石頭遊山次石頭曰汝與我
斫卻面前頭樹子礙我師曰不將刀來石頭乃抽刀
倒與師師云不過那頭來石頭曰你用那頭作什麼
師卽大悟便歸長髭問汝到石頭否師曰到卽不
通號長髭曰從誰受戒師曰不依他長髭曰在彼卽
恁麼來我這裏作麼生師曰不違背長髭曰太忉忉
生師曰舌頭未嘗點著在長髭咄曰沙彌出去師便
出長髭曰爭得不遇於人師尋值沙汰乃作行者居

于石室每見僧便竪起杖子云三世諸佛盡由這箇對者必得冥契長沙聞之乃云我若見即令放下杖子別通箇消息三聖將此語到石室祇對被師認破是長沙語杏山聞三聖失機又親到石室師見杏山僧衆相隨潛往碓米杏山曰行者不易貧道難消師曰無心椀子盛將來無縫合盤合取去說什麼難消杏山便休仰山問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師曰道如展手佛似握拳曰畢竟如何的當可信可依師以手撥空三下曰無恁麼事無恁麼事曰還假看教否師曰三乘十二分教是分外之事若與他作對即是心

境兩法能所雙行便有種種見解亦是狂慧未足爲道若不與他作對一事也無所以祖師云本來無一物汝不見小兒出胎時可道我解看教不解看教當恁麼時亦不知有佛性義無佛性義及至長大便學種種知解出來便道我能我解不知是客塵煩惱十六行中嬰兒行爲最哆哆和和時喻學道之人離分別取捨心故讚歎嬰兒可況喻取之若謂嬰兒是道今時錯會師一夕與仰山翫月仰山問曰這箇月尖時圓相什麼處去圓時尖相又什麼處去師曰尖時圓相隱圓時尖相在（雲巖云尖時圓相在圓時無尖相　道吾云尖時亦不尖圓時亦不圓）

仰山辭師送出門乃召曰闍黎仰山應諾師曰莫一
向去已後卻迴這邊來僧問師曾到五臺山否師曰
曾到僧曰還見文殊麼師曰見僧曰文殊向行者道
什麼師曰文殊道闍黎父母生在村草裏

潮州大顛和尚法嗣

漳州三平義忠禪師福州人也姓楊氏初參石鞏石
鞏常張弓架箭以待學徒師詣法席次石鞏曰看箭
師乃披襟當之石鞏曰三十年張弓架箭只射得半
箇漢師後參大顛往漳州住三平山示衆曰今時出
來盡學馳求走作將當自己眼目有什麼相當阿你

欲學麼不要諸餘汝等各有本分事何不體取恁麼
心憤憤口悱悱有什麼利益分明說若要修行路及
諸聖建立化門自有大藏教文在若是宗門中事宜汝
切不得錯用心時有僧出問還有學路也無師曰有
一路滑如苔僧曰學人蹋得否師曰不擬心汝自看
有人問黑豆未生芽時如何師曰佛亦不知講僧問
三乘十二分教某甲不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龜毛拂子兔角拄杖大德藏向什麼處僧曰龜毛兔
角豈是有耶師曰肉重千斤智無銖兩師又示衆曰
諸人若未曾見知識即不可若曾見作者來便合體

取此子意度向巖谷間木食草衣恁麼去方有少分相應若馳求知解義句即萬里望鄉關去也珍重

潭州大川和尚法嗣

僊天和尚新羅僧到參方展坐具擬禮拜師捉住云未發本國時道取一句其僧無語師便推出云問伊一句便道兩句又有一僧至擬禮拜師云野狐鬼見什麼了便禮拜僧云老禿奴見什麼了即便恁問師云苦哉苦哉僊天今日忘前失後僧云要且得時終不補失師云爭不如此僧云誰師乃呵呵云遠即遠矣

福州普光和尚有僧立次師以手開胷云還委老僧事麼僧云猶有這箇在師却掩胷云不妨太顯僧云有什麼避處師云的是無避處僧云即今作麼生師便打

景德傳燈録卷第十四

音釋

汾 符分切州名　髭 即移切　詵 所臻切　晟 承正切　禆 邊迷切　虙 房六切　夔 渠龜切　妊 汝鴆切孕也　獠 魯皓切西南夷謂之獠　釃 山宜切濾也　吻 忘粉切口脣邊日吻　濬 私閏切深也　憧 尺容切憧憧往來不絕貌　廠 昌兩切屋無壁曰廠　爨 七亂切進火也　躂 他達切足跌也　黷 乙減切深黑也　斵 竹角切斫也　跛 補火切　拏

丘竭切 瘘於爲切痹疾也 齩五巧切齧也 翺五勞切 迭徒結切更也 憯普蔑

切猶忽也 舀烏皎切抒也 憤房吻切懣也 悱敷尾切欲言也

丹陽居士賀學禮施貲刻此
景德傳燈錄卷十四計字一萬一千四百箇
該銀五兩九錢三分
安城沙門可震對長洲徐普書上元隋文氾刻
萬曆丙午季春月徑山寂照庵識